

20-26



萬曆二十五年丁酉卷

春正月冊封日本使臣回釜山

兵部題完報東封據楊方亨等奏關白平秀吉感激錫予封典
懷德畏威恪遵典制割公館而特迎誥勅率臣民而遠效高呼
恭候使臣 禮隨從自始至終舉無愆禮所有日本謝恩表文
傳稱已到釜山應查北虜僉答受封事例代為封奏免其入京
以省勞擾又稱日本責望朝鮮禮文一節據朝鮮咨報若謂情
形叵測今該行長有書到臣內稱已與秀吉講明悉聽天朝
皇命處分又云從容善處決不違 天朝約束而沈惟敬揭中
為事体約局無難則日本調兵渡海之事在朝鮮固宜隄備亦
不必過為張皇而日本既聽 皇上處分似宜量為分解合候
命下本部馬上差人行楊方亨先回京復命若日本具有印



信謝恩表文代與奏進其差來賁捧陪臣人衆俱于金山候題
請差官頒給宴賞不得輒求入京沿途騷擾一面責令沈惟敬
遵照勅諭事理暫住金山調戢兩國朝鮮禮文在所當修則諭
令陪臣舉行而王子必不可遣日本餘倭應所當撤則諭令盡
數回巢而王子必不當索自今伊始餘倭既退金山仍屬朝鮮
以見日本奉約之誠其對馬島原係日本地方亦不許朝鮮妄
為生擾自蹈起釁之咎有 旨覽奏日本受封冊使回至金山
恭順之誠殊可嘉尚但金山餘兵尚未盡撤既非原議而兩國之
疑終盡未釋你部裡便行文與日本國王著他撤還金山兵以全
大信又行文與朝鮮國王著他即差陪臣以修交好毋彼此再
生嫌隙謝恩表文還著日本使臣同楊方亨先來復命沈惟敬
待兩國事完回還附錄兵科徐成楚言當行長之初誑我也謂

朝廷時不予封耳予封即金山兵可撤也已封之命下而倭故
若繼又謂封使特未入營耳入營即金山兵可撤也封使之趾入
而倭故若及正使逃矣倭情露矣又謂方亨特未渡海渡海即
金山兵可撤乃今海南之楫已返冊封之典已竣而倭又故若此
何為者又吏科戴士衡言徐成楚奏論原任付總兵施朝卿佟
養正奏辨事情謂臣代二犯具疏申寃其中微詞隱語率多侵
臣挾教任術開智矜能豺狼之不博急急于狐狸之薰飯噉之
流放而總總於齒決之間安危大計之不早圖而屑屑于委瑣
末節之較以己之心疑人之心而不顧夫人情之難堪借建白
之名修睚眦之怨而不思夫理勢之不可骨肉相戕閹牆召侮
萬階之梗有由來矣士衡又上言當今事勢其不可知者有三
天意不可知民心不可知氣運不可知其大可慮者有五紀綱

之廢弛可慮夷狄之侵陵可慮根本之動搖可慮武備之疎畧
可慮府庫之匱竭可慮喫緊宜圖者有一 陛下高拱深宮幾
十年目不睹師保之容耳不聞弼直之論美麗當前應接不暇
即欲聚精會神以計安社稷其道何由哉誠宜時御便殿召弼
輔大臣講明理道察其衰老貪庸者亟行斥去另起忠清勤慎
之臣親而信之啓沃得人則心自清欲自寡用舍自當愷澤自
流而祁天誠民挽回氣運之道一以貫之矣不報

錦衣衛百戶李綸奏請差內官四川採木

內官王虎王進互爭昌黎寺處礦洞許奏

朝鮮國王李昫以倭情緊急請援

河南礦徒竊發

該省巡按姚思仁揭縣圮墻店礦洞有礦徒六七百人燒煨棚

廠殺傷官兵幸官兵奮勇將礦徒生擒二名斬首六名殺傷十
餘人地方似以稍寧云

四川小河營兵鼓噪

刑部主事洪其道許奏本部尚書蕭大亨不報

其道言頃御馬少監張燁管理 皇店查復舊租叅皇親家
人李吉等奉 旨下鎮撫司打問送本部擬案謂張燁奏內所
稱阻撓明旨私擅盜利等語為有據欲照鎮撫司原叅追其八
年租入七千二百兩問擬附近充軍具招呈堂堂官以為大謬
乃執職之招擬面教職曰以若所云豈獨不諳獄情抑亦不達
國體蓋有國者難以積貯為命而亦以攘奪為羞奉法者雖以
將順為恭而亦以逢迎為耻李吉劉愛民等有何罪而子遽擬
戍也店乃兩家之私店堆盜取利亦兩家之私租潞府討盜而

並奪兩家之利民間豈奉有益禁也潞府之國而益利仍歸民間兩家實其固有也蓋潞府有店則旨行潞府歸店則旨停當以之國之日為止內臣未差利當在民內臣既差利方歸官當以查沒之日為始則張燁所謂不奉明旨私收益利之說未免似是而非因今日之阻撓並追往平之租入未免過當而况欲重其罪乎且吾儕之所憂不止此也方今皇上憂經費之不足故諂諛小人爭以利進而建店取租則自此始今且愈推愈廣倘奉差者人人劾奏被參者人人拿問欲追贓則必取盈欲問罪則必引例是若等方決其防而吾儕復為之揚其波也豈所謂刑之平乎夫咸曉勛舊皆國家所與共安危同休戚者也言者不難指摘鞠者又不少為伸理則下次者復何所恃而劫奪之教成矣防微杜漸不當自此一事始乎矧古今之所諱

言而上下之所難共者利之一事上以為利而欲專之下以為失利而欲奪之上下交征何以為國語云財聚民散怨豈在明以皇上之聖智豈不慮及此一旦悟所獲之無幾鏡末流之可畏求生財之大道迨聚歛之小人特此早晚間耳而吾儕方為峻法驅之後時何面見皇上乎臣于是爽然自失而念堂官之所慮者遠所全者多第擬罪者必按其贓引律者必查夫例脫至失出安解煩言而耽耽虎視者且執簡而議人後固不若以奏議代招擬而請裁于皇上之為正不報于是刑書蕭大亨言部臣執法司官畏罪卷查萬曆十二年三月潞王請換張家灣土橋沒官店房八所並斛斗秤二行經紀衙稅商販食鹽糧米于店房堆放徵收租銀以資贍養奉聖旨准王奏著換給戶部知道欽此萬曆十二年四月內潞府暫借成國公朱

鼎臣錦衣衛指揮錢世瓏原開鹽店兩所每年共與貨銀六十
四兩萬曆十七年潞王之國奏過入店於朝廷租銀入官還二
店於兩家聽其管業兩家仍開鹽店至今八年矣御馬監丞張
燁但知二店為潞府所借而不知為兩家之民店故以侵利奏
劾 皇上亦不知為兩家之民店故以阻撓拿問錦衣衛奉
旨打問亦不開借貸緣由但坐兩家歷年所得租銀七千二百
兩等因下部擬罪該主事洪其道承行審出前因亦知虧枉但
見李吉等為被逮之人俱從輕有不測之罪既欲將七千二百
兩盡追入官又欲問李吉劉愛民把持遣戍臣等極言其非法
之平而詰曰錢朱兩家鹽店乃民店非官店也潞府當年貨價
乃私借非奏借也潞府後來歸還乃明給非暗還也潞府奏討
入店招商因鹽未嘗奏禁民間不許囤鹽也今天下鹽商不止

數萬家天下鹽店不止數萬處若兩家招住鹽商為有罪則天
下鹽店皆可罪乎且兩家所收八年店租在潞府既還之後
皇店未立之前未見把持何人阻撓何事蓋張燁之奏原不察
其由來 皇上之怒亦不知其始末刑部執法衙門伸冤理枉
大臣事君以道據實明言若以民間之店銀入官是污聖德也
以無辜之百姓充軍自枉法也此事當從實具招從公擬罪明
白具奏取自上裁豈宜畏罪誣民欺罔天聽且天下蒼生富
者什無一二貧者什常八九或給帖充斗秤牙行或納粟作糶
糶經紀皆投身市井間日求升合之利以養妻孥此等貧民天
下不知幾百萬賴此營生得不為亂乃有把持行市之段希堯
專利肥家害民病國借納千金之聲勢獨萬斷戶之咽喉設使
小人效尤都作此事則貧民無賴皆起亂心此奸人之雄也臣

等以為當重而洪其道乃欲從輕所謂堂司意見各殊大畧如此臣等忝列大臣之後報主心殷憂國念切宗社隱憂可為寒心蒿目者不知有幾尚未敢為 皇上一二直陳敢徇司官以開天地之蒙乎亦不報洪其道復上言論體則堂官十得其七八論法則臣亦十得其四五而乃謂臣為畏罪此何等語而可蒙之人又何待臣之淺而責臣之不恕稍有知覺其誰堪之俱不報

河南開礦太監魯坤奏請差委有司

大學士趙志皋奏請推用吏部尚書不報

畧言今吏部掌印無官四司諸務停閣昨冬十二月大選遂致罷廢此 祖宗二百年來未有之事至於內外行取官員積俸年深而未得俞命致令舊者不升新者無缺此亦 祖宗二百

年來未有之事臺省差遣十分缺人狐鼠豺狼一切不問神奸弄法大盜殺人 朝廷憲法從此廢弛各處司道郡縣官員懸缺未補者甚多此又 祖宗二百年來未有之事臣等待罪股肱才術短淺格心既已鮮功行政又復無效不報吏科劉道亨言雙月大選國家以來惟土木之變偶廢一次旋即議補昨冬十二月大選廢矣即今二月大選又將復廢並科道官聯奏以請俱不報已而補白所知文選郎

差御馬太監王朝用同原奏百戶鄭惟徵收天津商稅店租二月富峪衛指揮王守信奏開平定州稷山等處礦洞下王虎并採朝鮮陪臣刑曹鄭其遠痛哭請援

集廷臣會議倭情

兵科徐成楚題據遼東副總馬棟報于正月十五日有倭將清

正帶領倭兵騎舡二百餘隻已于十四日到朝鮮岸至原住機張營駐札訖勘得海船一隻小亦不減百人今稱二百餘隻其兵當不減二萬餘衆所有防禦事宜極當圖之於早昨首輔趙志舉奏稱封事已成不知臣有何故深自張皇啓禍臣方不勝惶恐緘口待罪偶有此報又不敢不據實 上聞乃下廷臣會議

山陰王俊柵奏請冊立不報

俊柵上言 皇長子年今一十五歲當行婚禮之期今時近冬未聞選婚之舉然國制婚有定期必在十五之年今既期臨難以停滯但儲位未建所選何名臣思儲位終不可不立婚禮終不可不行到此時節似不容已緣遵國制不敢赴闕謹將頭髮剪落隨本進獻如臣身詣不報

濟州衛指揮劉應武奏開山西代州等處礦洞下張忠并採

南京刑部侍郎謝杰進十規

一孝親不克如初二尊祖不克如初三好學不克如初四勤政不克如初五畏天不克如初六愛民不克如初七節用不克如初八聽言不克如初九親親不克如初十賢賢不克如初

錦衣衛千戶邵文燦奏開涑水等縣礦洞下王忠并採

罷昌黎太監田進回京

田進奉進駝落營金沙三十一兩肖家峪石青十六兩因與王虎爭詰罷回京

冊封日本正使楊方亨回渡鴨綠江

方亨奏報去年六月十五日渡海往封平秀吉秀吉舉手加額陳說感戴 天恩惟是責備朝鮮禮文一節欲候 皇上處分

嗣即遣使赴闕謝恩當副使沈惟敬面折天朝所以予封大義
秀吉遂唯唯無他辭臣等得完節還朝九月初九日自日本和
泉州登舟十二月十七日抵釜山今年正月十九日抵義州渡
江沈惟敬未奉明旨之先先已往釜山附近地方專為調戰完
事臣愚切慮島夷狡獪叵測自其天性乃受封之後猶為責備
朝鮮之語復欲狂逞肆毒于朝鮮亦未可知臣特借聽于沈敬
敬及一二通事而已即有智謀且无所出謹于正月二十一日
帶領隨行員役已渡鴨綠江訖
廷臣議更樞臣不報

大小九卿科道等官奉 旨會議倭情議得欲安中國須即救
朝鮮欲救朝鮮須亟更樞筦如尚書石星者前事都誤後局難
更守己已仄運籌必糾軍國機宜豈堪再誤不報

發百戶王守仁原籍當差

錦衣衛百戶鄒質魯奏楚府查對回還有 旨王守仁妄奏不
實本當重治姑著該部查明來歷發回原籍當差

以蔡國珍為吏部尚書

自孫玉揚去後懸缺數月至是始補該部印務先侍郎孫繼皋
署掌繼皋被論疏辭以戶部尚書楊俊民暫署俟國珍

金吾右衛指揮張一蘭奏開珠寶窩山礦洞下王忠并採
以麻貴總兵備倭

兵馬梁柱奏採煤利助工已之

梁柱奏自備資本特差內臣一員採取有 旨煤乃民間日用
之需若官督開取必致價值倍增京城家戶怨嗟何以安生梁
柱托言濟工計畚填占姑不究

署兵科給事中徐成楚奏報緊急倭情

倭將清正領騎兵船二百餘隻又豐茂等領船騎六十餘隻至西生浦等處又卸下所坐船百餘隻別起倭船絡繹過海不絕等因言奸臣黨蔽天聽謬為兩國相爭祇為禮文缺典不知世豈有興師十數萬浮海數千里爭一煩文縉節索一王子陪臣者

兵部尚書石星請自往朝鮮諭令與日本定盟退兵不許以以吳惟忠副總兵叅政楊鎬監督前往朝鮮相機戰守三月冊封日本正使楊方亨回京奏上倭情

方亨上直言封事頗末正欺因絕禍源等事畧言臣啣命一入釜營以見倭情大槩今往返兩國已歷二年目擊耳聞頗真是不敢不言之時不但今日當言即臣返棹之時業欲具奏以

惟敬密通若有一言惟敬必知惟敬一知倭奴必覺臣死不足惜而龍節璽書及隨從數百員役尚在虎口萬一不測辱命之罪萬死何贖反次朝鮮將渡鴨綠又接兵部札付止臣臣思所司者封一封之外別無干預乃冒罪而西捧節還朝敢備細直言臣于萬曆二十三年十二月蒙以臣充副使冊封日本自出都門以至朝鮮王京住札一應事機俱聽正使行止六月間接得兵部札付令臣居昌隨有沈惟敬屢差中軍絡繹請臣前進乃云一入釜山倭即撤還臣遂發密陽進釜山未幾而正使李宗城逃比時倭情帖然去年正月沈惟敬忽有預行教札之說十五日即同行長渡海去矣嗣聞惟敬住南戈崖行長往見闕白相^間二三月音信杳然人心已自危疑而正使李宗城又被謝隆之惑驀然潛出臣即揭報兵部備言倭情狡詐不敢保其无

他請遣風力台省諸臣或就近邊道前來釜山查勘相機而行
可封即封可罷即罷當事者以文臣破敗封事故不請遣臣雖
武臣不在文臣之下敢不以死報國甘心為本兵鷹犬以欺
皇上臣再三請遣終不能遂意乃以臣改正使又以沈惟敬付
之萬不得已勉承 新命初釜山一倭不留然後往封又接兵
部札付釜山倭戶務安揀得所致書行長令臣或對住馬島或
住南戈崖候欵補物件行長乃日本之奴隸本兵之與通書用
護封稱先鋒內有親筆副啓日夜催臣因于六月十五日渡海
沿途館舍委有新創供億亦為豐足八月初四日至和泉州秀
吉委將迎慰送禮閏八月十八日欵補諸物甫至行長馳奏秀
吉即擇九月初二日迎于大坂地方受封沈惟敬先去教札封
之時委行五拜三叩頭禮呼萬歲次日至臣寓所稱說感戴天

恩及言謝恩禮物俱被地震傷損臣于初四日拜秀吉去云天
使遠來欲留住數日恐冬月西北風多渡海不便 天朝疑久
留天使道我日本人不好通事譯說如此隨行員役皆所共聞
及臣將行秀吉差倭僧向惟敬責備朝鮮禮文惟敬即叱其非
備言于臣倭奴狡詐奸詭遠交近攻蚕食之心於此可見當事
者尚執迷不悟以倭奴小酋行長為可恃乃欲道同行長正成
苟完目前終為禍本復責臣以謝表完事臣思受封之後倭兵
果退營柵果焚干戈偃息海氛澄清即謝恩表文遲遲亦不為
過今使節尚未還朝倭衆仍集舊地即有表文亦何益也其稱
臣表文臣親見其字跡欠恭上書丙申紀年而不奉正朔又聞
日本國王天正為文祿之父一旦秀吉廢其父而立其子擅作
威福震聳國人今天正文祿父子俱在而秀吉儼受王號其篡

逆之心又于此可見大都封事之誤誤于惟敬一人臣切觀本兵之初心實忠于為國但偏于所聽不能知人沈惟敬何人而遽任以國家大事倭奴何人而遽信為孝子順孫始則以惟敬之欺罔認為忠言猶不失其本心之忠繼則以誤就誤乃至掩耳偷鈴以惟敬之誤己也乃誤國家此本兵忠赤之心變而為昏昧也夫國家之禦外夷自有邊疆之臣難以中制順撫逆剿自古為然倭奴雲集海隅正宜長驅盡掃何偏聽獨見堅執許封倭衆未歸而大兵先撤恒以省財費為言更不知昔之所費有限今之所費無窮本兵家人當禁跡閩中尚不可履武弁之門况可以出外國駟馬高蓋博帶綬冠居諸從之上是何體也意為差官報事不實故遣家人親往所報必實竟無一字實報皇上而仍前偏聽不知差家人之心是何心也曾示以

皇上喜金珠天鵝絨是以惟敬今日所進猩猩壇天鵝絨有自来矣此物出自南番秀吉鋪地皆是此物何足為重亦天朝常有之物惟敬巧立名色為猩猩壇天鵝絨乃廣東剪絨惟敬自買二物為秀吉所送又以正成園餅為秀吉所送小事之欺如此大事無所不欺可知不報

給事中劉道亨等請皇元子嘉禮不報

道亨等言 祖訓皇子冠婚大都不越十五歲今 皇長子十六歲長矣冠禮舊有典章禮官得循故事易辦若婚禮廣求博選卜吉問名有司奉行動歲月及今修舉已屆愆期倘再因循更復何待揆之時勢萬不容默不報

遼將李如海出塞邀虜

被殺將校十員軍士一百四十餘名

以楊鎬經理朝鮮軍務照譚綸例奪情視事

袁貞吉卒

泗州盱眙縣大火

以邢玠總督薊遼經畧禦倭

華兵部尚書石星任及孫鑛職回籍

暫免皇長子講學

陳于陞卒

耿定向卒

四月杭州大火

安吉州苕州縣又下黑雨遍落黃沙

五月河南巡按御史姚思仁疏請停罷開採不報

一礦盜哨聚召亂之可慮二礦頭累極土崩之可慮三礦夫殘

害逃亡之可慮四礦兵糧缺呼譟之可慮五礦洞遍開浪費之

可慮六礦沙銀少逼買之可慮七民皆開礦失業之可慮八奏

官勢橫激變之可慮且云鹿臺積而商郊墟私藏盈而漢社罄

洛口充而隋祚絕瓊林滿而唐祚衰其鉛累銖積畫筭衣籌永

足帑藏而富府庫曾不其^得半通一輪之用適足為奸雄盜賊之

資藉耳不報

叙延鎮提進輔臣趙志舉少傅餘有差

吏部左侍郎孫繼舉^入疏辭歸俱不報

四川叛夷阿備作亂

六月戊寅三殿災

先二十四年三月丙子兩宮災時有誠意勲衛劉世學知象緯
語所知曰火氛殊未已也奈何至是六月十九日火起皇極等

殿皇極寺門文昭武成二閣內外週圍廊房一時俱燼永樂十
九年辛丑夏四月庚子三殿災正統十四年己巳夏六月南京
宮殿災弘治十一年戊午冬十月乾清坤寧宮災正德九年甲
戌正月乾清宮災嘉靖二十年辛丑夏四月辛酉九廟災嘉靖
三十六年丁巳夏四月丙申三殿及午門俱災四十年辛酉萬
壽宮災自永樂辛丑正統己巳弘治戊午正德甲戌嘉靖辛丑
丁巳辛酉至萬曆丙申丁酉俱己酉丑午戌丙丁戊年月宮殿
俱災則自國朝以來之所未有云

泰山崩

裂崩凡一里餘又黃河亦報竭流云

赦

詔云寢宮煨燼曾幾何時正殿崇嚴又復此罹震驚列聖憂感

慈闈蹈天躋地靡所容措計寬恤事宜三十餘條一欵降罷斥
官員吏部訪擇可用分別寺第查開職名擬議具奏一罷閑寺
官不係考察被劾貪酷在逃但因事註誤原為民者許復官帶
閑住原閑住者許復原官致仕一近來私揭公行顛倒之非奸
人得志善類含冤至有屬官揭害上官軍民誣殺本管若有仍
行投遞者各衙門不許受理

秋七月刑部主事范鈞應變陳言不報

兵部員外郎劉一瀾奏謁閣臣請通國叩關

畧言時事萬分可虞邇者宮殿盡災震雷示儆黃河已涸泰山
其顛即使更絃易轍收中外之心猶慮其勿亟乃今蹈常襲
故主上之舉動無改于前三輔之言不納九卿之言不納台
省之言諸司之言皆不納怨讟徹天亂徵悉著將來之患莫知

底止朕謂諫章徒束高閣不如通國叩閣率大小文武群臣泣
諫闕下以動天聽

勅諭文武群臣

右副都御史張養蒙上言重災不可再玩實政不可再虛更乞
聖明正己心以回天心事臣等切惟昨歲兩宮告災今年三
殿又燬午門之內極目成灰歷考前代史書與本朝實錄上天
垂戒未有若是之著且烈者也自非君臣交儆痛革弊風恐虛
文相謾大禍必至頃覩禮部傳奉聖諭及內閣所具款條俱
奉旨該部速議來行此實宗社之幸臣等職專風紀朝政
缺失皆所當言况遇大災寧容默默第修省條款諸臣開列已
詳但願陛下奮照決行之姑舉其重且大者郊廟必躬詣以
謝嚴遣不則天地祖宗之怒恐未解也便殿必早御以通物情

不則中外壅蔽之患恐未撤也國本必早建以定人心不則道
路揣摩之謗恐未釋也亟罷採礦開店之使以杜省直之亂階
即減左右宮妾之刑以弭蕭牆之隱禍又必緩于工作上以敬
天之怒下以寬採辦供億之勞重且大者既舉而輕且小者不
難行矣然此皆應天之實事而應天之實心尚未及也臣等思
君之心與天之心相為感通朝政之淑慝由君心之偏正倘不
先正其心而強求之于事內有牽慈外有掣肘收拾於此決裂
於彼幾乍覺而復迷今方傳而忽止雖有罪己空言塞人細事
亦終於矯誣耳故罪己不如正己格事不如格心陛下平日
成心有四臣等敢冒昧言之一曰好逸夫君德主于勤故未明
求衣日昃亡食一有好逸之心則裡祀倦于時享朝堂倦于時
御章奏倦于批覽卧起倦于晦明惡煩惡勞任情任性齋居何

作靜攝何功乾健不息似不如此 陛下以此思勤則逸心當
知戒矣一曰好疑夫君道主于誠故明日達聰推心置腹一有
好疑之心則逢人疑人遇事疑事疑及于近侍則左右莫不其
生疑及于外庭則察察莫舉其職究且謀以疑敗奸以疑容為
物不二似不如此 陛下以此思誠則疑心當知戒矣一曰好
勝夫君道先于虛己故設軫求諫止輦受規一有好勝之心則
屬威嚴而寵愚智喜諂諛而惡鯁直厭封駁而樂傳宣將逞志
於一夫亦甘心於衆口下濟光明似不如此 陛下以此思虛
則勝心當知戒矣一曰好貨夫君道在乎富民故投珠抵璧發
粟散財一有好貨之心則以聚斂為奉公以投獻為盡節珠玉
惟恐不豐于幃幄錦繡惟恐不侈于筵筍瓊林大盈竟為誰積
造物忌滿似不如此 陛下以此思富則利心當知戒矣四心

既戒則百志惟熙必真見弊政不可不亟除大典不可不亟舉
以此光于祖宗以此對于臣民以此回天心以此凝天福今日
之灾豈止無損 聖德將天下後世永永頌堯湯之令主矣吏
部蔡國珍題傳奉 聖諭事文選司郎中白所知案呈奉本部
送吏科抄出該部復使部咨節奉 詔書內一款凡欽降罷職
官員吏部遵新旨訪擇可用者分別等第查開職名議擬具奏
欽此該臣看得廢棄諸臣多因言過激切事過觸忤自取之辜
夫復何言但其心在效忠才足集事一念意氣之過諸臣旋亦
悔之舉海內忠臣義士延頸而望今日之舉久矣緣邇年士習
况傳人心機變如均一建言也中有以忠君愛國之心進苦口
逆耳之規者言雖慤直心實無他上也下此則有喜事要名博
今日建言之譽嘆卑嗟滯異他年速化之途又有識見未定隨

事附和或多歧酌恩報怨甚至官箴玷物議已騰懼不免于
罷斥乃自附於敢言幸不獲罪莫敢誰何不幸被譴猶望再叙
此又小人之尤者人心世道關係便重 皇上責令臣部分別
等第誠灼見其情狀矣用敢不嫌怨逐一分別列名上請除議
論未定容臣等再加訪求請 旨錄用外其人品正直心事光
明急宜起用者王教等十四員其才有足錄過無可棄亦宜起
用者喬胤等十七員至于 欽勾科道及因事因人註誤官員
內賢聲表者收入前款浮議煩興再候論定外其餘服官未久
無咎無譽且事不在己孽非自作相應酌量人缺陸續起補者
耿隨龍等二十三員臣國珍衰年寡識誤蒙任使所為報 皇
上之恩遇而據生平之忠悃者惟此為第一義為民官員五十
四員人品正大心事光明急宜起用官十四員王教范雋趙南

星張棟王如堅馬經綸王學曾鍾羽正顧憲成郭寶雒于仁李
沂馮從吾張貞觀才有足錄過無可棄亦宜起用官十七員喬
胤羅大弦冀體任彥蘊李猷可區大倫王佐葉繼美李來命武
尚耕蔣時馨安希范張同德吳弘濟李瑄馮生虞何選 欽勾
科道及因事因人註誤陸續起用官二十二員耿隨龍鄒廷彥
黃運泰黎道昭毛一公王有功李宗延王慎德孫羽候袁可立
李本固費必興盧大中柳佐李文熙聶應科葉隆光項復弘姜
仲軾蔡宗明周嘉賓王宗綦徐文斗 欽降官共三十九員人
品正大心事光明急宜優用官十員鄒元標林材萬國欽林培
韓范遂中立林熙春楊恂何喬遠朱爵才有足用過有可原亦
宜優擢

兩于炕底周四與王良材同謀共分之臣不勝駭愕又聞人言

嘖嘖謂鄒四者即見任司經局既馬鄒德溥四山其號別鄒四
蓋諱言之也臣又不勝駭愕夫德溥者非世俗所宗聚徒講學
君子耶臣雖不識其面亦嘗竊慕其名不獨以文章命世抑且
以理學傳家望之深者或以聖賢路上人期之即淺者亦以公
輔器許之豈其於彼真土之長物尚不免動念于此義利之粗
迹猶未嘗究心乎臣且信且疑再三語訪始知霍文炳家在明
作明照坊埋匿銀二萬五千餘兩乃王良才得于瓦匠趙三之
口商之德溥蓋趙三妻兒為良才素從德溥講學故也諸凡貨
房皆出德溥之謀分銀皆經德溥之手彼夏龍所首東廠所鞠
霍文炳所招皆一一不誣嗟乎德溥何盡喪生平一至是乎德
溥乃江西人吉州又多節義士且其曾掇巍科備員詞館又為
先臣鄒守益之孫鄒善之子世受 國恩敢專講讀遭逢既偶

砥礪當真何為欺世亂俗假講學以博名高令觀者浮慕薰心
其究至于聚徒為盜修娉似寡慾而行同市井僂倮似退避而
心甚穿窬下而與興隸廝役折籌握筭分析竒贏白日攫金國
門禦貨士風掃地盡矣貽羞禁苑大負科名隕墜家聲得罪名
教其亦何顏對妻孥之面歸節義之鄉上祖宗之丘壠此固無
待人之鳴鼓以攻持戈以逐即自經于溝瀆投尸于魍魎亦已
晚矣而猶然為乞病之舉將誰欺乎豈以人寂無一言而思圖
日後計乎前事原屬臣中城地方臣欲言而羞涉久矣恐汗吾
白簡耳夫禁莫急于偽學蠹世法莫先于斥墨懲貪如德溥之
偽學盜臣正清明之世所不容而王法之所不貸者有 旨鄒
德溥著吏部叅看了來說這侵匿官銀刑部追究如數解進不
許容縱隱匿外史先是德溥與同縣王塘南先生時槐書近天

啓其衷頗悟于西來直指得自解脫細參明公之旨大抵屬有
為法蓋懲一二妄子包憍愆根冒認一切皆是遂矯而立法以
為循是修持可以無誤而不知其已落第二義若執此以往即
工夫益密煎銷益勤欲求解脫終不可得何以故一切有為法
如夢幻泡影了不足恃伏冀明公盡捨舊所為一切功課直參
所謂廓然無聖之旨要見自心即佛了無善惡取捨方入所謂
不二法門無生滅去來也時槐荅書自性真体原無增減者性
也是聖人凡夫之所同也然無始習氣潛注隱伏于意根統駁
于此焉分是以凡夫不能不異于聖人也不悟真性而徒以煎
銷習氣為爭則是滯于有為失其本矣且不悟真性則亦不能
細察習氣之情狀雖曰煎銷亦非透底廓清之功也既悟真性
則克己省躬見過內訟言信行謹篤体物無非盡性之實功且

既悟真性然後能有不善未嘗不知而習氣始不至于窩藏憑過
也故孔子見過自訟之人有已矣乎未見之歎若謂訟過為落第
二義則孔子何慨歎之深乎今學者往往謂悟後便無習氣何必
消磨生則以為不悟性則不見有習氣之可消磨惟悟性然後纖
塵畢照始知有習氣可消磨矣何也習氣潛伏于意根亦無聲臭
非至明不能察也故孔子不稱顏子無不善而但稱其知不善不
曰無過而但曰不貳過也至如孔子自言亦云學易乃無大過孔
子豈謬為謙遜以誣人者乎且所無者過之大則習氣之細微無
聲臭者孔子亦未肯自謂盡無此可見悟性如聖人猶以徹底無
過為難矣又孔子謂知及之後尚有不能仁守不能莊蒞動礼者
豈非悟性之後而習氣難于頓盡之明驗乎或云此是孔子不及
釋氏處如釋氏則一悟便了更無修證生自壯年即出入于釋氏

反復參求者有年而篤信釋氏決志皈依者又十餘年今既老
乃知釋為大偏孔為大中未可以彼易此今姑未暇強辯且就
釋家論之亦未有執性而必斤修證為非者如華嚴極談事理
無碍法界而以修萬行為莊嚴以靜其意為入佛境界以十行
十迴向為稱性而修之功以普賢行願為不思議解脫境界又
彼教中謂菩薩地位猶有無明未盡而四果未斷塵沙惑但趨
偏空急圖自了為焦芽敗種斷滅佛性至如楞嚴謂理須頓悟
事非頓除圓覺謂雖復本來全終以銷成就南嶽謂修證即不
無漕洞謂事理兼至永明謂設有餘習還以一心佛知見而修
治之皆修證之說也然則釋門亦非謂一悟便了無修證者矣
但釋學雖如此畢竟非孔子大中之道若近世以儒入釋者則
其大愈遠往往以虛見為妙悟遂薄視倫物以忠孝廉節皆為

小乘不屑為又甚則以破除禮法毀棄名教為之行于非道而
後為極致於是其見愈高其行愈壞有不可言者今海內墮此
失者已有其人矣諒執事聞此等流弊必惻然于中知千里之
謬始于毫釐故學術實世道治亂之所由關吾輩身任世道之
責不可不預防其微也或又曰釋氏能了生死而孔子不能也
生則謂孔子言至命言通晝夜而知子思言至誠無息孟子言
塞乎天地之間此果何說乎此豈在生死海裡浮沉者所能乎
悟此則知釋氏之所長者吾聖人已有之釋氏之所短者吾聖
人無有也亦何必悖孔子而惟釋氏之歸乎執事蒙傑士也今
且居清貴之秩上之將為國家重用佐宗社福生民之責將萃
于一身下之則言教舉動將為海內後學之矩範夫繼往聖開
來學吾輩分內事也若少偏致誤後學即吾輩今日罪過故願

執事慎言之也德溥不省遂致于敗

雲南進例金五千兩

湖廣未順土舍彭翼獻大木三十根

八月倭破朝鮮閑山南原等處

楊元守南原被圍所統遼東官兵并家丁共三千餘名俱覆沒
元逃

京師地震樹言鬼泣

倭據朝鮮全慶

總督邢玠報稱朝鮮南原全州已失倭勢甚大該國官民紛逃
散漸遺空城不惟不助我兵不供我餉且將食粮燒毀絕軍咽
喉反戈內向蕭牆變起數支孤軍禦倭且難禦朝鮮之賊益難
以萬世德為海防巡撫

以御史陳效監朝鮮軍
執石星法司擬罪

刑部接出 聖旨倭奴狂逞掠占屬國窺犯內地皆前兵部尚
書石星諂賊釀患欺 君誤國以致今日戕我將士擾我武臣
好生可惡不忠著錦衣衛拿去法司從重擬罪來說

九月論石星大辟妻子發烟瘴永戍

革刑部尚書蕭大亨加官世襲恩廕大理少卿白棟為民
奪山西撫按魏允貞表九舉俸半年布政使萬象春奏政麻溶俸
一年潞安知府劉復初降一級調用
以織造潞綢違式違限故

倭據朝鮮全羅等處

遼山東福山知縣常國賢至京即訊奪巡撫萬象春俸一年

山東開礦太監陳增奏國賢阻撓礦務象春遞蔽屬官
以戶部侍郎張養蒙督理糧餉

倭入朝鮮公州犯積山全義等處

副將解生等迎戰斬首二十九級

逮繫天津兵備副使許守恩至京即訊

薊遼總督邢玠奏守恩推奸避事大誤軍興

倭自稷山退保懷仁

我兵斬獲首級一百一十五顆先是倭分三路欲擁犯朝鮮王
京解生挫于稷山又轉向東南彭友德等又進至青山等處倭

衆遂潰南遁

奪鴻臚卿張棟俸三月

先是朔日頒曆于文華殿行禮班行錯亂群工喧譁及內臣捧

頒之際在班諸臣有藏匿捉奪二三本者有叫號出位畧無顧
忌者有青衣角帶一官亂擠于三品大臣之前事禮科項應祥

題奏

播酋楊應龍反

四川按臣王明題據合江縣申七月初四等日被播酋楊應龍
統領苗兵殺擄居民男婦百餘命綦江縣申應龍賄安邊同知
蒲林銀三千兩縱兵劫擄李漢垠七百家男婦一千三百口殺
死張萬玉等二千七百餘命又據合江縣申殺擄地方百命燒
劫良民千家又據總兵劉綎手本內稱差官舍李為璉朱布禹
調取永寧土兵回至合江地方撞遇楊酋將李為璉等綁拿去
訖又本道叅政劉脚稱該酋差目把領萬餘燒毀木廠房屋劫
去糧米數百石搶去木商柯尚用等制縛在營不放又據泸州

申據合江縣民蔡愷等被酋劫糧百石綁擄木商田有才等劫銀五百兩布六百件糧三百石將所運木枋東南十廠盡行燒毀又稱劫擄李文通等一萬餘家所過殘虐無遺又據永川江津二縣申運到水次木枋被擄兵盡行砍毀又題工酋萬騎殺擄內地當事諸臣巧為欺隱事奏劾兵備楊佩訓章下該部冬十月論趙學仕永戍

隨府上禦倭畧

畧言倭酋平秀吉崛起牧豎以詐力取六十六州易如反掌今所發侵朝鮮之兵皆長門等島之賊山城猶未動也然已一十二萬一千清正一萬二千直正^政一萬八千行長一萬義弘一萬輝元二萬甲州太守一州太守土州太守云州太守各兵八千一政六千隆景四千安治安治四千義智三千廣門併統益二

千今謂倭衆不備三萬是不知的數而自寬也朝鮮有三大江漢江在王京之南十五里大同江在平壤之東城邊鴨綠江在義州之西城下江之西岸即遼矣倭退釜山五年之間矣實益造船罪人聞倭不利水戰願益造船者何也舡入漢江則遶我前鋒後入大同江則遶我大軍後入鴨綠江則遶我後軍三遶我後而水陸之餉道絕我兵不戰而自退也三退而朝鮮之境土盡矣^也朝鮮盡則遼東也可不為之寒心哉為今之計當增兵馬欲增兵馬當處錢糧海內州縣不當倭者快壯工食每十名扣取三名衛所軍伴每十名亦扣取三名外官考滿無薦者許其每級納銀若干給以應得恩典軍民上納武職者每級加銀若干得同世職管事等又言即今十月將盡時漸嚴寒江水凍則倭之舡不能入稻田凍則我之馬可以聘倭耐熱而不耐寒

宜趁天時地利調集大兵極力進剿即不能驅逐過海亦宜勿令復渡漢北此朝鮮存亡之會國家安危之幾不可失也
逮蕭應宮沈惟敬至京即訊

兵科侯慶遠奏海防道蕭應宮令之佐督撫討賊非令之和賊乃督臣屢催解發沈惟敬應宮以身翼蔽之使之致書倭營求緩師倭益大進又欲使身詣倭營倡言東事非和必不可了非惟敬必不可和而詆戰為至愚譽星石為終當傳誦何一旦顛迷至此有 旨沈惟敬媚倭辱國大壞東事蕭應宮如何還聽他欺誑且屢旨著解來京問罪却乃抗上庇奸搖惑軍心好生惟懦避事誰為朝廷出力著錦衣衛便差的當官校併沈惟敬扭解京來不許延緩

禮部員外郎曾鳳儀陳言四事

一隆輸助之賞適者兵救屬國餉運為艱臣子慕義樂為輸助有輸銀二萬兩者有輸米三千石者有輸豆三千石者不有紀錄何^以勸來者請各省直地方大小文武軍民人等有數萬之產約助千金有數千之產約助百金五十貢一不為重費稍忠義者必不甚護惜而負國也二闕補之途計今天下仕者擯斥居半請通行各省直地方備查在家官員凡閑住者輸助百金得原職致仕為民者輸助百金得閑住輸助三百金亦得原職致仕小民罪該徒流者役為走卒而收其值充伍者酌量遠近而聽其贖永戍者能贖千金以上亦聽放還三日稽羨餘之積天下各州縣徵收錢糧每兩約羨二分及解布政司每兩各羨一分通算每兩羨三分每萬羨三百金引歸囊中誰從稽之即如大小官員俸薪除應得外列有滴珠加耗不苛胡不一概損

除凡太倉太僕工部兵部收放錢糧衙門每兩以二分為率隨收隨積每歲應該若干在外各布政司起解各色錢糧每兩通計三分即通扛解銀兩齊發每歲應該若干四行官益之法下其章于戶部

禮科給事中項應祥曾大咸各糾發科場大弊

應祥言順天徹闈之日物論喧騰雌黃蜂起如第四^名曾蕃中庸文內有人乎有人乎等句孟子之內用乍窮乍達六股人已笑其俚矣又聞科舉竟用禮部闈送則人言安得不至第十三名吳應鴻原籍徽州近冒房山入監人已疑其奸矣又闈卷內多險怪不經之語則物議安得不騰第二十六名張蔚然語有從肌徹髓無一滲漏及化肝胆于空似乎指其形以遊幻境等語第三十二名鄭茶語有世儒好慘切而右非公子及後世壅言

棄行至如崩登則望五難哉等語以上諸生閱其文字既種種有駭目驚人之句聽之人言又嘖嘖有資緣干進之失大咸言自昔年黃洪憲弊孔决裂譚者至今切齒不謂于今又有如修撰焦茲其人者茲素有莽操懿溫之號前京察時有謂茲騙匿徐性善抄沒銀三千兩者有謂茲沒水手隱占軍丁扣其糧餉以充家計者彼時侍郎趙用賢郎中趙南星議處降調乃况都御史李世達力救得免近科場大典 皇上不點正而點陪蓋洞燭乎輦轂下鑽刺通神也何茲猶然以不肖之心行之乎吳應鴻為茲粉榆里中人汪泗論茲塾師曾蕃莫逆交鄭茶門下士如張蔚然丘夢周趙士麒言言皆疵者趙名言鄭宏才是言有疵且洗改硃卷者此皆禮部之覆閱塗抹最詳最確者夫始之所聞是暮夜之黃金化作青錢萬選罪在不公今之所見是

狄門之桃李總屬樗櫟庸才罪在不明執此問旋旋其何說之
辭下部看議旋辨應祥言涉風聞尚無意必大成隨聲醜詆意
必逐臣科場舊規主考閱易書二經副考閱詩春秋禮記三經
如吳應鴻汪泗論鄭茶皆主考全天叙所取臣不待言惟曹蕃
為臣所取禮記入試止有八十人臣徧加品閱蕃之四經五策
詞義獨勝是以首授之大成乃指其數詞而遽疑臣與分考何
崇業至有千金一擲之語汪泗論選貢之雋也往歲為臣子授
經三月而去臣不謂無但書經分屬主考臣安得而予奪之夫
莽操懿溫古之篡逆臣也大成不難以加臣則其餘固不足道
矣臣束髮砥礪朝野共知一旦為言者污穢至此其塵點清班
慚負夙志亦已甚矣

總督邢玠渡朝鮮

十一月籍故工部尚書楊兆家

已故工部尚書楊兆孫陝西延安府廩膳生員楊新芳奏為緊
急邊釁虜禍日迫恭進重寶以助大工以杜邊患事臣故祖兆
荷國厚恩罔知圖報鬻富招累貽禍無窮不但積金百萬尚有
國寶如溫涼盞夜明珠奇珍頗多臣鑑先年寧夏之變因惡
貪巡撫黨馨兵備石繼芳剋剝軍士以起奇禍殺害地方多少
生靈糜費 皇上多少錢糧二奸雖被屠戮孽緣自作 皇上
懲奸之法何嘗及之至今禍根未消天下切齒今延安近邊咫
尺達虜之禍又不啻寧夏也臣祖頗富凡修造宅舍夷細為工
窺探已非一日搶掠已經數次禍已釀成豈寧夏土賊之比耶
智者消禍于未然今禍在燃眉人豈容喋口卷舌耶臣與兆祖
一家骨肉若知有祖則不知有君矣罪孰大也今日之事臣雖

不恤骨肉尚可保骨肉生不然臣祖財寶必為夷狄所得反致彌天大禍復蹈寧夏故事欲將誰歸臣祖在日金寶猶未盡露臣祖故後臣叔楊汝業膏梁世胄逞富招夷恃財妄為無所不至且占拆延豐倉官地起蓋違式房屋宛如皇極殿境內豎白石柱六根飛龍纏繞即承天門擎天玉柱見者驚駭地方稱為楊皇帝家此乃滅族之言因此名彰中外富間九邊每歲正月臣叔整造鰲山奇燈陳設異常寶玩風聞教百里邊做開動夷細觀燈閣寶遂將黃段旗鎗豎立邊外聲言必捨揚尚書家僧人車寧可證節年犯邊搶掠皆由汝業巨富奇玩所招炫寶誇耀所致也乃縱家人楊敢與慣離假印方簡串通造假火牌假充千戶王大祿名目往邊外私通夷人販賣違禁蟒衣玉帶又以寶貨勾夷安肅縣膚施縣俱有假印火牌案卷臣長叔楊汝

勲屢以勸言汝業嗔忌即用計陰謀致死又堂兄楊汝登亦以法言勸正即謹以人命陷汝登身死合胡越為一家待骨肉為行路且視邊疆如鴻羽臣見虜勢危迫勸之無益星夜奔赴闕下若不出寧夏之禍又轉而延^為郡矣臣家何足惜殃及萬人何辜也又臣目覩大工興建東倭橫行國之財匱之秋為臣子者當分猷共念臣焉忍坐視時變而不舉乎况臣視所積金寶原係皇上薊鎮濟邊軍餉鼎建慈寧宮壽宮官銀皆皇上舊物例應恭進上用伏乞 審旨出差內官并嚴衛衙門一面將在京段鋪房屋庄田地土合夥營利銀兩等物先行封記收進一面密行星馳至彼將金銀財寶珠玉奇寶收沒解進仍令該地方官將違禁房屋拆毀以絕夷望占拆倉地依舊入官以正邊紀庶邊境無虞生民無害 朝廷之上亦無幣西顧之憂

矣謹將金銀寶物理合開坐奏開計開 奇寶溫涼盞二個係延安衛門總兵受景祖先皇賜寶見在臣孀母岳氏收掌夜明珠一顆係總兵戚繼光征倭所得餽送臣祖金鑲玉筆一枝係成祖賜學士解縉者張居正回送臣祖因先曾祖楊本深在荊州府推官請居正與臣祖同憲數載所以家積百萬金係恃張居正之勢軒轅琴一張係鄜州宋守備餽送珠寶晴絲頗多珠石無數更有瑪瑙卓珊瑚樹珠屏風玻璃盞犀角盃 玉器玉碗玉合玉爐瓶玉仙人玉硯玉壺玉盃盤玉首飾玉帶玉絳環金器竹節金壺上箱珠寶金圭金鼎金爐金絳環金美人金臺盞金首飾 銀器銀卓二張銀鍋銀火盆銀浴盆各樣銀壺各樣銀臺盞銀爐瓶銀美人銀飛禽走獸以上極精而極多俱臣孀母岳氏收管楊尚仁盡知古銅奇巧玩器不能盡開各色網

羅綾絹計二百餘箱銀兩順天巡撫扣軍餉千餘兩薊遼總制扣軍餉五十萬工部尚書扣修工二十萬因扣工部錢糧彼時被科道黃紀賢等交章論劾以上俱臣孀母岳氏收管楊尚仁盡知在京房屋等物西江米巷綢段鋪二十餘座所係工部官銀置買營利寄放金銀段疋二十餘箱芦溝橋豐潤縣田百餘項係工部官銀置買大小房十餘所係工部官銀買每年房租銀地租銀三千兩以上俱家人楊敢楊幼梁經闕得忠等收掌在家違式房屋延豐倉官地一項起蓋遊樂之所大門外石獅子二個雄威駭人大門六角牌樓一座天下奇觀中蓋天廳七間門格花樣週迴白石欄杆俱照皇極殿式樣廳之後有虎座虎座之後有百可門永春巷麟閣圖過仙橋桃林擺列松栢參天中蓋四時亭一座体制奇絕四面蓋芳草亭綠荷亭黃花亭白

雪亭四座亭外蓋攢項亭子十二間亭下作券門環洞儼然掖
掖門其餘若太保堂問岐亭先春堂天井院賞雪洞玩月樓大
大雅堂陽春樓雪洞飛霞閣神仙溝桃花嶺得月亭水竹居
思材堂一松亭爛柯亭無暑亭更有榻近西天筆山聳翠收天
下春林下一人等處形影如畫筆不能盡前後房屋共有二千
餘間庄田地土二千餘頃楊敢房屋鋪面樓座家積萬金係工
部商人每領官銀被伊騙詐且假充校尉冒領官糧二百餘石
梁經闕得忠証楊汝業與方簡串同侵欺上官鹿皮猫竹官銀
五百兩在吏部打點斤官東廠訪拿恭送法司厚賄買脫方簡
竟以鑽刺升山西沁源縣知豈有輦轂之下訪拿問罪之人公
然推升法紀安在有 旨這所奏內扣剋軍餉部銀皆百姓脂
膏無數將及百萬不為不多又蓋造違式房墳何不致官匱民

竭著使差司禮監官楊住同錦衣衛堂上官一員與同原奏楊
新芳星夜前去會同彼處撫按官公同查勘具奏定奪在京的
即著嚴衛五城查收封進本內有各人犯著緝事衙門嚴拿究
問不許延緩徇私容縱

山西池水溢湧

巡撫魏允貞奏蒲州安邑河津聞喜臨晉猗氏榮河等縣本年
八月二十六日各所屬地方百里之內但係積水池塘並無風
汎無故生波溢湧二三十尺高不尋從卯至辰方止

虜犯遼瀋

達賊抄花兒糾土蠻罕部落入犯衆逾十萬頭目四五十人結
營百里搶殺人畜動以萬計焚屋掘糧不可勝數楊租白倩兩
民寨被禍尤慘楊租一寨積屍三百二十有奇白清亦相當深

入數百里自初七以至十四搶掠幾一旬如渾河遼陽皆擄百
年所未到無處不犯丁壯男女禽雞以千計老稚屠戮以萬計
十二月謫修撰焦竑福寧同知行人何崇業南京刑部照磨

禮部題覆給事曾大成項應祥等疏謂臣等酌量諸卷中所當
徑革者二重罰者二次罰者二查明而後議者二恭候 上裁
者一看得第十二名吳應鴻徽州人也即以徽籍援納何不可
者而乃冒籍房山且其文不經豈獨上下無二已覆載無二已
二語哉庸題之止止而不再治意也鴻乃故云改而止為得所
止是何敢為異說如此孟題幾希謂與野人相異不遠意也鴻
乃云危微者幾希是也耳所不得聞而聞目所不得見而見又
云歛之居于深山而非加減決之善于唐虞而非加增是何又
敢為異說如此庠校中而有若人猶當亟斥而况以辱賢書置

高第乎臣以為應鴻者可徑革也蓋其詐冒籍貫既已如彼叛
道離經又復如此質之明例無一可容者也第三十二名鄭棻
者貴介公子也以彼家世而與寒士並驅尺步繩趨猶有餘忌
而一結云右非公子一結云崩登望五一結云君亦有已非病
非狂何巧自為射的也且其首篇有除間我之已還故我之已
聯天下之已修在我之已及已自我失而天下者不令我之已
擴之大已同分天下之已以為已等語其誰能解乎次篇內隱
見微顯之蘊慎之而名為君子喜怒哀樂之節中之而列于君
子苟無大忌憚而為慎獨之棄人不慎乖中和而為本道之戮
民徐俟其化化而與之並生緩須其滌滌而偕大道及三篇內
幾希可以執居而議其同深山可以棲舜而繫其身此其幾何
如其勢何如等語又誰其能解乎如此之文雖關節有無不敢

據生然科場二百年來絕未有如誕謬而稱里選與計偕者臣以為鄭茶者可經華也蓋人之險怪間出猶或可解茶之險怪盈楮通不可解質之明例無復可原者也第四十五名左夢周二十六名張蔚然種種可駭可愕人人相笑相傳三代此已異端亦此已苛語固異矣然猶有所謂若護家珍而精不敢外受若學神理而意無敢坐馳及情靈關府酌量施行語者循頂至踵從肌徹髓苛語異矣然猶有所謂誰言之而誰聞之誰行之而誰見之及命根妙竅語者皆所謂險怪而實應鴻與茶之次也倘與應鴻鄭茶並罰夢周蔚然必有不心服者似宜姑免斥革終身不許對制可也第一百三十七名趙士騏一百三十八名鄭宏才所學原本庸淺臨文妄意高竒士騏則有精神不欲外洩一洩于外則已滑志慮不欲中離一離于中則已壞此何

等語也鄭宏才則有神思夢想無垢無壞事世滅醜內韃各語此又何等語也雖亦所當為險怪而實又夢周蔚然之次也倘與夢周蔚然並罰則士騏宏才必有不心服者似宜仍許對制但限六年部考奏奪可也第四名曹蕃臨場方始到部于例不得改北于時不及發南部以提調收考見存司案堂批原無別情惟是文不堪魁又且刻本傳播最早取惡稍深其乍窮乍達人乎人乎等語不當屬之險怪而當屬之庸謬似次于趙士騏鄭宏才一苛者所當待其房考事跡論定而後議罰或限以三年部考定奪可也第六十四名趙名言卷有改洗訪得往時考官遇卷可錄間亦有從旁為正字句者但註以藍筆尤屬憐才改用硃字則為非法且名言文內有非不可以有真已非不可以為有真為反以無心空實理有心墜妄緣等語是卷之疵者

即為易三四語為足以掩其瑕乎惟論文則疵與蓄等似亦當待其根究明白而後議罰果是不出名言亦限以三年部考定奪可也第三十九名汪泗論查得舊例原無塾師迴避之禁泗論為選貢寒士以門館為幸津其授經三月于主考之宅昭昭矣但萬曆十三年馮詩被革一以塾師一以冒籍今泗論止係塾師稍與馮詩不同其應革與否所當請自上裁者也至于主考躬承簡命取士如此罪其奚逭焦宏何崇業等待部院會同之後請 旨定奪

逮繫吏部選司員外郎蔡應麟至京即訊

方簡招用銀一百五十兩尖楊汝業轉囑吏部選司蔡員外得并知縣

論沈惟敬死發蕭應宮邊戍

惟敬妻子女妻給與功臣為奴財產變價入官父母祖孫各流二千里安置

錦衣衛進郊祀地租銀內庫一千八百兩

山東礦監陳增進銀內庫礦銀五百三十餘兩

薊永礦務郎中戴紹科進銀內庫凡八百一十餘兩

河南礦監魯坤進銀內庫凡七千四百餘兩

中城御史佻祺進犯人張誠房租銀內庫八千四百五十餘兩

東廠進楊敢贓銀一百五十兩又銀酒鍾一箇

禮部奏請皇子冠婚不報

河道尚書楊一魁進今河圖說

內旨以李如松鎮守遼東

吏科楊廷蘭言邊鎮之有總兵選擇以明慎廷推以示公今屢

推屢格竟從中出恐蹊竇一開將來由武弁以及文吏由大將以及大臣斜封墨勅之濫鬻爵賣官之端未有不從茲起者也不報

內值房火

司禮太監楊柱進楊汝業家財內庫金銀玉帶等件共二十五箱總兵麻貴巡撫楊鎬進搗蔚山等處倭巢報捷

據監軍御史陳效題效渡朝鮮祇平壤適督臣差人報捷大畧督臣玠扼守王京總兵麻貴撫臣楊鎬先後于十二月初八等日由王京行起齊至慶州定計專攻蔚山于二十三日巳時抵巢賊兵萬餘迎戰斬獲倭級四百四十餘顆生擒十名賊棄蔚山逃走爭渡溺死甚衆退守島山新城二十四日撫鎮督率官兵舉攻島山遂破伴鳩亭城隍堂太和江三寨生擒倭賊四名斬

獲首級六百一十一顆焚燒寨內舖面住房萬餘倉糧牲畜盡數燒毀二十五日復攻島山城險備周不能遽上等因有旨東征再捷此皆總督運籌撫鎮奮勇以致將士爭先效勞有此奇捷朕心嘉悅楊鎬親冒矢石忠尤可加刑玠賞銀一百兩楊鎬麻貴各八十兩再發太僕馬價銀五萬兩犒賞將士兵糧著該部作速催償應用

丙戌京師地震

萬曆二十六年戊戌卷

春正月征倭李如梅解生等九將之師大潰于朝鮮

野史原任東征叅將盧繼忠丁酉六月奉命管南兵東征當遭
密雲兵備王見賓向繼忠取封筒一千忠無以應于是指發忠
兵安家銀兩致阻兵象一月不得出關以致官兵後到關者先
出又暗搗經理楊鎬即將忠兵分為二處不得合營凡調兵馬
必故陷忠落後本年十二月念二日鎬與總兵麻貴傳令合
兵攻島山倭各將之兵俱不克取勝忠屬副將李芳春下孤兵
札營三义路口當島山清正之賊東禦海上法音之賊西當西
生浦行長之賊李如梅茅國器等得破城隍堂寨忠獨破太和
江寨各忌忠功調忠兵守南関念六日天寒江水盡凍未時倭
營出一女子誘我兵嶼嘴伏倭二千餘將解生兵三千餘打死

過半乘勝衝殺下山解生大敗倭衝殺過江二十七日大雨晝
夜二十八日東南風大作海上援倭俱至二十九日海倭寨倭
上下夾攻至戌戌新正初二等日李如梅李寧盧得功屠寬解
生祖承訓楊登山等九員大潰死傷官十七兵八經理鎬總兵貴
俱遁我兵自相蹂踐死者無數合營俱敗三日方抵中州各將
仍厚賂經理總兵以敗報勝以罪報功云

吏科給事中劉道亨陳言六事不報

收斂人心者三曰寬罪故之臣曰罷採礦之令曰節營建之費
消絕亂萌者三曰懲貪曰弭盜曰禁搗巢昔之忠良罪廢者或
一二人今則巖穴皆是人情洶洶以為亂兆宜取所最厭而海
內共以為賢者不惜破格用之是為收拾人心第一着採礦之
使恣睢無己所在囂然宜將首倡如神春等寔之法而悉罷中

使之開採者所入礦報給發東征將士示無用此是為收拾人
心第二着乾清坤寧間者計以百餘萬報矣皇極諸殿計者不
不知且幾倍宜詔司空相時度力簡廉任事不乾沒于外不冒
濫于內而又發內帑計之三以佐二作而舒元上之困是為收
拾人心第三着夫朝廷何負于百姓而嗷上思亂此皆貪吏為
之苛府縣而上之官愈尊家愈富有歷官邊方為轎扛用夫六
百名者有歷官四月而扛三十九抬者有曆官旬日而積羨一
千者財者民之心傷民之心安得不嗷上思亂故消絕亂萌第
一在懲貪有司于良民富民既取之盡脂膏矣而其奸而為盜
者又使之奪良民富民之所有而一切不問故有殺一家人命
而不問者有盜去三千金而不問者有盜去官鞘八百金而累
民灘派者是使良受貪吏之害而又受盜之害始以病民而究

以亂國故消絕亂萌第二在弭盜欵貢之始邊官畏虜甚于畏法故多方以媚虜欵貢之久邊官習于虜若不盡畏又每年撫賞成而官不加進喜事者又多敢戰之說故邊官往上務以搗巢見奇搗巢獲首功一則報十獲首功十則報千秋高馬肥虜來報怨搶一月走二千里不報也墮三四十墩臺不報也殺一堡人民不報也 朝廷之上宣捷布恩焉知邊境之民如屠耶其久與欵而虜不交者今日議節省若干明日議停賞某事又明日議行罰某事一切以中國之法治虜亦恃虜之無大志耳若虜果有大志深入決戰如是之人其兵安足恃哉今日所敗于倭即前日敗虜者也民命物力所係匪細豈宜如倭之以兵嘗試耶故消絕亂萌第三在禁搗巢

大計群吏

山東登州知府原任汝寧屈燦奏辨言糾察不公言二十三年燦任汝寧蒙 陛下發布政司銀四百兩賑濟汝民本處鄉官有將自己家人控報貧戶冒領倉米一千七百餘石職查出責治之該按臣姚思仁論臣待縉紳無禮者指此事而言之也富豪生員謝維誠等郊外野飲嗔吳守備開門稽遲率衆二百餘人直入衙門內各執牙仗將守備橫歐臣揭報兩院已經斥名思仁一至汝寧聽鄉官囑托逼臣開釋臣固執不從思仁論臣待李校寡恩者指此事而言之也上蔡李應業五世窩盜積金三十餘萬見納光祿寺署丞招賊徒數百人劫財殺人一方大害幸為鄉民知國友告發三縣會審賍証俱的及解審到府會同三廳赴隍廟公審應業已自俛首輸服後托腹心張滿儒投賄到臣將滿儒枷號通衢賍發上蔡儒李賧濟貧生三尺之童

無不痛快孰知人心不同一時間官視為奇貨舊巡按徐宗濬受金壹一把銀二千兩巡按思仁受金美人酒壹一把銀二千兩按察使王泮分巡汝寧道劉同受黃金四百兩銀一千兩汝寧府通判譚宗乾受嵌金鞍轡二副銀一千兩開封知府劉如寵三次共受金銀台盞四十副銀三千兩過付者賈邦張滿儒夫賈邦者係應業姻親過錢可也乃上蔡主簿李鴻儒明給印信各公文各原籍過送此何說也應業即可開也乃并臣首賍一節及臣廟中審語盡行刪去此何解也上下容隱貓鼠同眠于是知縣岳虞詢被論于前臣被論于後而受賄者安然無恙原告郊國友父子三人駢首問遣按臣塞耳不聞如此景象世事顛倒天日昏黑尙知有朝廷法紀哉臣受毒深切處不特此也汝中有當舖二十餘家專一藏匿賊贓臣嚴行禁逐內有

徽人陳監生徑投南京吏科給事中祝世祿投刺求免送臣家刻二種并囑帖見存臣與世祿素無半面之識心切薄之反詢其故乃胡監生等贖金六百兩為壽故不避未面之誼耳臣委未答一字此世祿之所以論臣也公耶私耶舊例府官遷轉兩院作與不過十餘金耳臣調山東思仁送臣長夫銀四十兩熊推官慰臣曰此按院破格優待也臣唯上不然及臣去汝半載而謝禮不至則思仁之餌投于魚之淵而三至之終適合其衷之怒不然前日之優待為賢耶不宜有今日之論今日之論為不肖耶前日之優待何以免瓜李之嫌與言及此鉄面豸角淫上汗下笑此思仁之所以論臣也公耶私耶

大學士沈一貫條上山東墾荒足財事宜下其章于部
征倭將士撤師回還朝鮮王京

吏部尚書蔡國珍求罷革選司郎中白所知為民

吏科給事中戴士衡叅論文選司郎中白所知為民盜金賄

期營升匿喪情獎顯風化官箴關係甚重且司屬貪恣堂官馬

能盡知豈宜偏護代自所知姑著革職為民不許朦朧推用卿

宜安心供職正己率屬以歸吏治不准辭廣東道御史况上進

言國珍浙江布政不稱職操臣常居散其疏特叅彼即逃之境

上差人星馳進京求教原任吏部尚書陸光祖前疏竟為阻留

反升操江副都御史此納權要可鄙者一任操江濫取贖銀三

千兩以潤私囊今為戶部侍郎張養蒙恐喝挾制一切大小

斥陟拱手聽從顛倒是非舉朝側目此貪懦畏人可鄙者二湖

廣按臣趙文炳叅論馮上知後又科道交彈奉有明旨游朋

孚馮上知俱著革職最勤原未有文炳并勤字樣迺敢背旨

擬輒移咨都察院欲與并勘此專恣無忌可鄙者三行取至重

典也前此推知之俸有取至四年八月者去歲國珍倡為四年

一月之舉此何故哉為奉新知縣馮熒僅俸四年兩月故後退

一月以愚人耳國珍長子在家倚勢囑托縣官曲意奉承無所

不至故以行取酬之為一人而累眾多有司後無指望人心怨

恨入骨此假公報私可鄙者四又聞其子蔡輔自負積于風鑑

舊歲來京納各省進表官一二為之相面渚受書怕無算及聞

外談沸騰方遣回家沿途濫受餽遺不可勝記此縱子納賄可

鄙者五良鄉知縣魏之幹山西人也大有物議人號响馬以千

金入京營求遂升比部而公論不平行取天下循良不特山西

一省也乃山西發訪者十六人見取者八人不取即升者五人

而他省獨少雖是自所知受賄行取而國珍如輩如瞽任其愚
弄此昏潰潦倒可鄙者六大計推升當至公至嚴即卑官亦勿
使漏網若軍官尤不可輕授乃江西之升王官當處者國珍則
曰既已考轉不必苛求而于別省之王官又不然五河知縣伍
惟善行取業無名似無卓異紀乃以鄉曲故推升太僕寺上丞
幸 命未下他如推知之不與行取俸深者不升而淺者問升
知府之升憲副歷俸四伍年不得而二年半反得正 明旨所
謂公道安在也此滅法徇私可鄙者七自所知賣官鬻爵賍私
狼籍人猶謂戴士衡言之不詳珍且誇其慕尚名節又自誇其
與屬官掃絕奸黨夫不知其所云奸者為誰黨者為誰至掃絕
二字更屬作成可惡人有以此語許之則曰此出司官筆耳夫
屬官貪墨而不知辨疏諉于屬官而不認又安在其為正已率

屬耶 明旨所為司屬貪恣堂官焉能盡知何得偏護代辨洞
見珍之肺肝矣此曲庇朋奸可鄙者八至于兵部侍郎李楨之
迂腐可笑終日偃卧署中不見一人不諷一事人有婦人侍郎
之謠今日條陳明日條陳祇以鄙瑣細事形諸奏牘如春盃春
菜等語人有獻芹侍郎之謠章下該部

二月會試以沈一貫魯朝節為考試官取顧起元等三百各

三月山西礦監張忠進銀內庫

礦銀八千零四十兩 聖旨已後若上三五千兩即便解進應
用

策士賜趙秉忠邵景堯顧起元等進士及第出身

吏部尚書蔡國珍疏求免

吏科劉為楫題尚書蔡杜門乞歸左右侍郎一履任未卜一待

命未下吏部堂上官盡空矣選司郎中又推候命員外郎劉文卿聽調兩主事一謝病一註籍選司空矣行取又廢言路空虛不肖者之所喜而賢者之所惧竟以寥上數人終解狀馬之鳴而絕意朝陽之鳳將群在得志象正潛消天下後世謂 陛下何如主

直隸保定礦監王虎進銀內庫

礦銀一千五百兩

差司禮太監陳矩同廠衛五城御史查封姚輦財產逮羽林右衛指揮福承恩等下鎮撫司嚴刑究問

金我衛中所千戶姚紹勳奏故叔祖姚輦存日充當戶工二部商人積銀三十餘萬大房七千餘處絕嗣病故被堂姪姚文蘭吞填又被輦故女夫福承恩夫大房八所元寶十筭見今巨富

理合還官有 旨這所奏故絕家產原係姚輦先年應當部商冒領官銀所積既無承受子嗣理合報官具奏處分福承恩乃敢填竊各處擅開設鋪店營求貨利好生玩法福承恩并本內有各人犯都着錦衣衛拿送鎮撫司嚴刑究問內稱故絕家產便着司禮監陳矩公同廠衛五城御史查明封記具奏不許徇私隱匿

山東礦監陳增進銀內庫

礦銀一千兩請給儒士程守訓冠帶

行浙江開礦把總韓太極奏逮土民王正孝至京即訊

謫吏科給事中劉道亨三級調外任

道亨疏論大學士張位贖貨如蠅宣淫如雀背恩如豺蓄毒如蝎吏兵陞除此職掌也每次計缺不下數十多者千金少者數

百金皆家入張六過府禁止餽遺此 明例也位于入賀入覲
及考滿各官陽為諭止陰受私電皆書辨余田串同松江監生
滿士彥守選數年每次送小金磚二方侑以土儀積送約數十
方而許補中書真定同知石三復賈捧末京送昆明州銀器一
卓并^銀五百兩而許陞五府經歷董份富甲江南為孫嗣^也買進
士果得科名則書房二萬金之投也鄉得簿係同鄉親密因盜
霍文炳窖銀竟免抄提則夤夜三萬金之入也陳大科無耻餽
夫科臣兩叅吏部兩復回籍萬得保全則珎珠番寶并銀三千
兩之送原籍也劉綬以倭事調用非常時比也猶索其赤金一
十兩實^石現于山人桂天香手中而後為之推轂陳璘以副將
起用寸功未見也乃索其銀一萬兩大珠六百顆托^{大言}大打點而
即優以掛印副將俸養正遊擊胡澤問成先托李鼎^送銀一千兩
硃砂四十斤求于赦書內開釋未諧復添一千兩兩人並得咨
用擦子崖中備揚萬金謀陞先托其弟張化過銀八百兩後添
三百兩猶然勒措致差人往縊于門而本官始轉遊擊原任錦
衣千戶史繼書欲開屯田以圖起官而擬以 優旨則每歲結
納數千金且托蔣文興以二美女進也若非該科叅駁其計不
遂行乎大賈吳雲湖等欲採木以規厚利而兩次俱擬
優旨則其千金入也若非該司固持其害^可不勝道^者將官楊紹
祖以失机擬重辟受其二萬金而准令立功矣水戶郎益以人
命擬重辟受其一千金即法司不聽其囑而原銀無歸矣其他
如車戶林盛春南人林梅徒犯林鸞等不能悉數此其官箴之
掃地者也而閨門又多穢行苟長班廁役也其妻何以登唱罵
傳遍九陌乎浙戲子美少年也其宅何以爭風混打驚動四隣

乎揚州一日而取六妾不啻騎鶴瓦匠比隣而姦生二子真是
易羸此其家法之遺臭者也而 國柄又且盜執劉楚先不推
銓貳則叱蔡尚書蔡無奈何應曰說我這翻戴士衙因陞年例
則面叱自郎中且曰你不欲出衙門耶惡張養我蒙在內而督銅
之推不由吏部惡劉士忠在京而提調之代頓廢常規呂坤稍
為異同則喉人証論至再魏允貞絕覲政府則使其枝叅貪官
因辯肆誣陞萬垓萬象春皆與其姻家徐作先後同為布政作
皆為媒以得巡撫後二臣自避嫌疑未即稱謝一則累年不調
一則徑逐之矣本兵何官非才望尚書不授而李頤以帶衙侍
郎推矣法司何地非精明正人不與而董裕以昏庸陪點用矣
劉應麒起補湖廣劉應秋濫推少詹秉貞吉范謙生居清安死
被策名此數臣者何功何德毋以皆江西人乎至于李頤劉應

秋徐作則又甚矣頤以控殺南兵論功得陞至今論舊本兵舊
總督者皆以擅殺無辜為詞頤何得獨無罪而有功耶應秋借
勢相門每對人言某當陞某當處故使其人聞之令求求己詐
嚇諸司金錢且多買美女送之今龍驤舊寓新受揚州少姬以
一僕看守可驗也徐作權攝工部罔利無算臣上年曾奏工部
領黃司務管 大工陳內相在 朝遇臣呼曰那司務能有幾
兩賊你便忝他那徐侍郎整千整萬賊你却不敢忝他于時人
人所共聞者即張居正時侍臣王篆不是過矣非仗仗位權力胡
為至此夫威福 陛下所作而位竊之以行其恩怨爵祿 陛
下所有而位私之以擅其予奪臺省 陛下之耳目而彼皆羅之
以為瓜牙有所願用則醜婦化為西施有所欲去則美玉斥為
頑石如李材以欺罔自于大辟楊寅秋以黨比又犯公評而并

却又借陛下之點用其去也

得薦矣然其用之也却又借陛下之斥逐位乎位乎何其巧于朦蔽而敢于用罔乎此其太阿之竊弄者也而又功則歸己過則歸君開礦今日一大弊政位不聞密揭固爭陰且取砂各差以濟燒煉而以好貨歸咎于上行取今日一大要務位不聞懶疏請發乃對入覲官言行取必不可得上意定了推陞亦罷科場國家一盛典名額已定位每遇同鄉舉人則曰今年上正欲中二百五十名我具揭力爭始得舉三百名之數聖恩忍于背負元輔玩諸掌股居中箴弄任意偷施機鋒甚惡徂詐偏攻說者謂有嚴嵩之貪而險毒過之無張居正之才而猜忌過之此真位之斷棄也位辨言官駕空詆誣昧心駭目慙乞聖明特賜罷免並行勘究以明臣節事言欺君誤國之謂奸賣官鬻爵之謂貪邪私朋比之謂結黨交亂是非之謂

亂政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世道人心不意至此臣氣結于宵詞不達意姑略辨之臣于吏兵二部素不私荐一人昨朝覲官員交際臣俱謝絕即乙未科見座師之禮前輩未嘗峻拒臣今皆謝却人方謂臣過當而道亨乃謂陽受陰論豈非夢語監生潘士彥素未聞其姓名同知石三復係臣太學門生魯以齋捧一見若許升五府經歷則當求于吏部何以至今未升會試主考不親閱卷但就本房取中者一加評定况董嗣照係浙榜經歷當時並無別議鄒得溥臣並未之解救陳大科特旨留用此人因仇被論有功無罪蒙之日滿朝方服聖主明見萬里劉綬陳璘兵部取用征倭方藉領兵殺賊何敢預先行賄閣臣與

將官無交即如科道荐舉邊材必納賄索謝而道亨乃以已事疑人亦誤乎至如修養正等臣俱不聞其名史繼書捐貲開

田未曾起官何所利而未結納吳雲脚疏求探木未經稟擬何
所因而來營求將官功罪定在兵部人命出入皆由刑曹楊繼
祖即盤事悉未所曉有無囑托二部官俱在可問誰敢為臣隱
蔽耶每出閣杜門即縉紳尙少會面况商賈雜色人等何由入
臣之門隨長班並無苟姓者浙戲小唱臣絕不用臣于楊州並
未娶妾臣之比隣亦無瓦匠臣世守清白家法嚴肅五尺之童
不至中堂自昔邪人害正嘗控閨門曖昧惑所難辨此皆市井
無賴穢惡之語偶聞亦當洗耳况忍污之口乎前推吏部侍郎
例用翰林一人蔡尙書偶問臣上以正對曰翰林推升從來論
俸論科此舉詞林蓋規而言未嘗必欲用劉楚先也戴士衡昔
論呂坤道亨庇坤明攻士衡文選司遂以年例處之言官之相
攻與吏部之當處與否自有公論矣待臣言且道亨疏中切上

庇護呂坤與張養蒙魏允貞白所知思此四人者與臣素無睚
眦之嫌不知何若牽扯設詞助功而不已也劉士忠人場提調
奉 旨別代出自 聖心臣何能與陸萬垓屢推未點萬象春

特旨特去皆 聖心于臣何預至于李頤等雖臣同鄉而升轉
循資若來有私宜歸咎吏部江西素稱仕國豈待臣之在朝而
後仕耶徐作終養十年天下稱其孝彼起官于臣未出之先豈
臣之力李楨與臣素無莫逆其請告也人各有志豈臣所能擠
之獲事臣等曾屢揭請止行取臣等曾屢揭請止發所取臣等
以此責臣上心無愧進士名額久已定矣揭增如數准誰言說
內閣揭帖舊規不傳治名賣耳素不忍為臣身事 聖主素以
古賢臣自期若近世弄權懷事之輩安肯蹈其覆轍先朝內
閣有權者謂吏部科道及其私人中外趨承遂擅威勢今吏部

言官通同膠固作弊營私更誰敢發試查章奏媚結何多閣臣
傍觀無語任其所為彼一時也相安足矣及若費梳動加詆訾
必廢內閣不設方快其心耶首輔趙志臯被人齟齬不堪堅意
求去臣代攝未久遽裝誣糾制令為閣臣不亦難乎自尙書孫
丕揚去後道亨兩次論臣不知何意臣之心事特奉 聖主知
之臣之素行特行天下賢士大夫信之豈道亨一言遂能毀敗
本當無辨但念奏內諸事關係名節之大者堂上清朝是非顛
倒信口戲笑無忌令股肱之臣含垢抱屈非特辱臣乃辱國也
有 旨卿為朕之股肱公忠廉慎素所鑒知前日劉道亨巧疏
誣卿 朕畧覽一遍即置之不理今思其百般捏控將朕親斷
之事亦且誣卿其餘可知不必行勘洞見懷私挾詐傾陷毒螫
好生可惡劉道亨姑着降三級調外任任又上言道亨論臣上

實不服惟是言官乃國家糾發之司從末以体面即言之不當

可以風聞自解道亨從來不善屬文凡有章奏俱托門客松江
山人代筆道亨自既亦不甚省前日主事田一束一疏可証矣
茲者論臣彼亦方籍以立名邀榮安可友以落職受辱毋乃伸
于法而未悉其情耶臣之初心止欲洗濯巧言免為天下後世
笑罵之資實未嘗有一語反詈道亨而覬望重處之意譬如鯁
物不受還令持滯則臣之願已大慰矣伏望 皇上憫道亨無
知誤犯免其降級仍令在任供職以責後效則不但道亨獲贖
蕩之恩而臣亦免側目之危也有 旨卿彼劉道亨誣謗還與
他故解其見雅量此輩結党害政破壞國体降調已從寬了
內旨罷吏部司官王就學等為民窳幼金等調南京與外任吏部

等衙門題欽奉 聖諭事有 旨各官有点的留着用了的

為民其餘的保部裡斟酌調南京及外任吏部官作弊多端日
久銓改大壞吏科官如何不行糾奉通同作弊德權納賄好生
可惡也著回將話來計開 南企伸王永光馮大儒梅中峻潘
洙俱有點 錢中廉王就李王之棟穆深俱有勾 龐幼金李
復陽羅朝國閔廷甲常道立蓋國士韓策梁見孟鄒規光唐伯
元馮養志武之望曾愈恭洪文衡張萍常守信劉李曾趙邦柱
以上俱調南京調外任

再降劉復初二級

吏部題欽降官員事原任吏科給事中劉道亨降浙江樂清縣
主簿有 旨依擬劉復初條降欽官員如何久不部赴聽降好
生違抗著再降二級與同高數何等一併註地方降調作速具
奏行文嚴催到部不許遷延

以御馬監太監劉吉祥提督正陽等九門并永定等七門巡城
點軍

存問原任尚書陸樹聲

札部請發陝西賞功銀兩下太僕寺給發

太僕寺上言本寺之設原理馬政自種馬賣而俵馬行于是
始有本色^與折色隨宜派徵而馬價之草料等銀歲徵大約四
十餘萬以待買馬之需是銀馬即屯馬也自後各邊請發始
而借支繼而年例而兵三之貳歲取之僞價矣歷查先年等
庫聚積四百餘萬自東西二役之興一切軍餉取足兵部該
部必取諸寺庫于是發若流迄今于東封竣事而費三百萬
所存者止百餘萬矣使從此積貯不支猶可待用乃自東在
議起今日解發朝鮮明日解發天津今日支餉川兵明日支

餉廣東兵多者二十餘萬少者不下數萬俱出年例之外各
邊年例又不少減于是百餘萬之積俱空馬價不足借支草
料草料不足借支子粒而所存者不過子粒椿柵等銀十餘
萬兩而已雖有蓄庫一區嘉隆以來封藏惟謹即使春運盡
完不過十餘萬金僅供年例剋本寺寄養馬匹額歲足二萬
匹今每歲取銀折色則本色派真甚少而東在調兌尤多通
計不滿萬匹是本色亦消耗極矣卒然有徵以買則銀匱竭
何以應之竊計兵多不若兵精遠募不若近募目前已見銀
匱竭日久豈能支持恐鎔鍊取之而泥沙用之涓滴收之而
尾閘洩之必不繼之數也 明旨恒稱內庫缺乏臣等不言
亦安知寺庫缺乏如斯乎章下兵部該部題復札付本寺會
同科道及本部主事于常盈蓄庫內始借五十萬兩另收新
庫以備急用可其奏

夏四月享太廟改造侯徐文燁代

初遣定目徐文燁文燁辭以舅徐廷輔病故有服乞行改遣乃
改遣徐文燁

廣兵拔糧鼓噪

請札科給事中曹大成一級調任

大成上選卸任重時事多岐等事內荐趙南星有 旨會推大
臣著遵祖制會九卿科道各部院掌印官各舉所知一員吏部
司官員缺各部院掌印官各舉相應的數員俱開送吏部題奏
待朕親自點用內本趙星南舊經科道公糾劾私罷斥有 旨
不許朦朧起用曹大成這厮如何市恩番報輒敢妄荐姑降一
調地方不許朦朧推升今後科道諫官都不許私荐吏部希覲

美官定行重治不饒掣簽事還酌歲來看章下吏部擬陝西延
安衛經歷改柳州

寧夏報捷

虜寇寧夏水塘溝地方官軍對敵斬首一百二十三顆巡撫楊
時寧報

河南巡按姚思仁進開採圖說不報

虜寇遼東總兵李如松出寨追襲死之內皆即以李如梅自朝鮮
還馮代

請吏科都給事中劉為揖等外任

為揖等奉

旨回詔有

旨劉為揖等言不稱職既認罪姑且

從輕為首的降一級其餘的俱着吏部分別調外任用劉為揖
降陝西布政司都事楊庭閩浙江布政司副理問張正學陝西

興安州判官戴士衡蘄州判官林應元解判官有

旨另擬速

處地方閑散

陸光祖卒

山東礦監陳增進銀內庫

加封金山黑龍潭龍王廟護國濟民神應龍王廟潭名神應龍潭
全椒知縣樊玉衡上根本大計封事不報

蔡國珍罷

五月真保薊永礦監王虎進金銀內庫

礦銀三千五十兩金五十六兩一錢石青二十七斤

河南礦監魯坤進銀內庫

礦銀五千兩優詔答之

山東礦監陳增進金銀內庫

礦銀二千一百七十餘兩金一百二十八兩金秀石六兩五錢
優詔答之

內旨發揚新芳煙瘴永戩

以許奏已故尚書祖揚非事不實

逮王守仁王錦囊法司問

以誣告親藩

逮雲南叅政李先著至京即訊

吏部題覆雲南撫按陳用實等劾叅政李先著皆違 明旨等

事有 旨李先著背旨誤机納賄從賊既經撫按交章論劾受

賊金寶好生貪肆著錦衣衛便差官校拿解來京問

起溫純都察院左都御史

真保礦盜王虎進金內庫

金二十兩銀五千兩石青十三斤樣金十七兩蔚州等處礦洞

准一併開採

諭行皇長子冠婚等禮

諭內閣覽卿等所奏俱已悉知皇長子年及冠婚祖宗禮制天
倫親情朕豈不欲早得傳行念皇長子素秉清弱所以遲緩者
正要培養豐厚誠愛重之意今春至夏朕屢召皇長子聚諸皇
子問察習學之功見皇長子氣質比與去歲漸加充實且書儀
對句頗有進益朕甚嘉說皇長子欲先行三加冠禮次及冊立
選婚朕思今未正名封而行加冠之禮冠服不便前已有旨况
二宮不日落成待浹然一新行此大典庶加禮有所天下傳聞
以便臣民瞻若其束髮之冠須有選有婚儀擇吉冠巾與婚并
同行此亦舊制也卿等知之

以楊一魁為工部尚書

擢推官夏子陽戶科給事中

發樊玉衡戴士衡煙瘴永茂

鄭承憲題請亟舉東宮冠婚大典以消群疑等事有 旨此聞

範圍說是朕賜與皇貴妃所看因見其書中大略與女鑑一書
辭旨彷彿以備朝夕覽閱戴士衡等這所以私恨之仇結党造
書妄指宮禁干撓大典惑世誣人好生可惡此事朕已洞知不
必深辨該督餉侍郎張養蒙題臣檢閱抄中祿近日都下刊憂
危弘議一書云閩範圍說跋內誣臣與魏允貞程紹刘道亨白
所知鄧光祚薛亨等十人咸舉春秋大義子以母貴之說同盟
羽翼等語臣一見不覺心驚氣結撫枕長號何物神奸敢於堯
舜之世作瞞天罔人怪事若此有 旨這事情原是戴士衡結

黨奸惡報復自所知劣轉之私仇捏造書詞惑世誣人朕已洞
知有旨處分了張養蒙着安心供職

六月諭內閣補輔臣

朕思閣臣祖宗設立茲乃匡輔樞機票擬絲綸為重今首輔一

志專調理三輔一貫在告次輔任每日進閣辦事况值此中外

多事之時如何不行題請卿等便議來行特諭知之

差內官李敬探珠廣東

兵仗局副使宣武門管王朝奏開探珠池省財富國助工事有

旨這所奏就著內承運庫僉書官李敬與同前先原奏本立等
前去探水戶部查照先朝舊例寫勅與他

取開礦內官曹金回以刘忠代之

下朝解贊畫主事丁應泰疏府部科道看議

慮恭上言貪猾喪師釀亂權奸結黨欺君撫臣楊鎬謬妄輕浮
机械變詐既喪師而辱國敢漏報而欺君倭至則棄軍士之命
而潛逃兵敗則畫屯中之策而掩罪副將李如梅貪淫忌刻欺
罔奸諂張虐勢而凌眇將官挾上交而誑掠屬國逗迤覘望則
且進且退擅離信地則獨往獨來提督麻貴巧于避罪而文致
報章忍于棄軍而倉皇馳馬既已損威債事乃復冒賞亂功諸
將拊心三軍切齒因論鎬所當罪者二十八事所當差者十事
如梅當斬者六當罪者十又謂鎬與如梅媚清正而與講和又
言遼兵向年如梅鎮兩堡喪三千餘昨年楊元喪三千餘今年
四月養善木所來慘甚又言以臣觀記自有東事以來壬辰平
壤一喪三千矣已平壤所報陣亡一千七百人言嘖：豈下三
四~~計~~繼而碧蹄喪三千餘昨南原喪三千餘稷山空城又四五

百今島山幾萬總之前後陣亡已踰二萬皆喪如梅兄弟之手
而先後費餉六七百萬又言輔臣任一貫交結欺蔽之狀除隱
漏陣亡花名冊一本私通清正倭書二紙進呈有 旨朕覽此
奏關係軍國切要重務著五府大小九卿科道官公同看議來
說

山西礦監張忠進金銀內庫

礦銀一萬五百九十九兩礦金三十八兩八錢

革朝鮮巡撫楊鎬任回籍聽勘

張任免

任上詳言交至孤忠可憐等事有 旨且楊鎬乃卿密揭屢荐
奪情委用專委破倭乃今朋欺隱匿軍情致債東事辱國損威
莫此為甚尚之一毫無愧其餘忠義何在但念輔理多年積有

勤功姑准冠帶開往

差兵科給事中徐觀闈往朝鮮勸議 以應泰疏劾諸臣也
削張位籍罷劉楚先徐作調劉應秋外任謫楊廷蘭萬建崑俱極
邊雜職

吏部等衙門題覆偽書已正法典黨惡尙未剪除覆御史趙之
翰疏有 旨朕屢有旨洞悉偽造妖書惑世誣人搖危國本乃
原任大學士今冠帶開往張位倡言為首已遣永成遇赦不宥
戴士衡樊玉衡從和俱經處分了其張位昨又論受賄千珠致
積東事朕念侍講輔政積有年勞故存國體姑准回籍冠帶開
往你們既這等說張位著革去冠帶為民當差遇赦不宥若有
朕臚推荐的科道官即便指名劾奏與同原奏官一併重治不
饒且徐作等雖係言官風聞參奏其中不無趨附還著分別處

治奏來定奪

以李戴為吏部尚書

以田樂為兵部尚書

起魯同亨南京吏部尚書不至

以萬世德經理朝鮮

秋七月神武門千戶朱仁奏設湖口縣船稅

通濟大監張燁進銀內庫

夏季銀凡二千四百兩

天津稅監王朝進銀內庫

有 旨以後府衛首領州縣佐貳以下部兵千把總等官聽你
責委如有疎虞必罪不宥

山東礦監陳增進銀內庫

膠州礦銀四千七百五十兩

陳有年卒

南京刑部主事歐陽東鳳劾奏南監祭酒馮夢楨兩廣總督陳大科下其章于部院罷回聽勘

吏科都給事中趙完璧疏請查勘以儆貪風以杜弊端謂夢楨宜下兩京都察院嚴加廉訪大科宜下兩廣巡按嚴加廉訪并下該部院

罷福山縣知事韋國賢為民以阻撓礦務為太監劾也

以刘敏寬巡撫甘肅尋罷之

禮科楊應文恭樞臣徇私滅旨有旨屢有旨會推官都要秉公務求真才以濟時用刘敏寬既在查勘李楨如何誤舉著

回將話來甘肅負缺另推來看以後不許徇私濫舉如有仍似此的著科道官即便檢劾奏

武驥衛百户刘應武奏請採取山陝木稅下其章于該部

取督餉侍郎張養蒙回部

差御馬少監魯保掣賣兩淮沒鹽疏節制有司如巡鹽御史事例可其奏

中書田應璧疏陳兩淮餘鹽荐保

陸光祖卒

附錄南京札部缺侍郎推顯卿選郎南企仲也本年三月吏部武之望等二十餘人俱調外之望與企仲俱陝西人之望去企仲進遂補選郎萬曆三十年春之望揭企仲擠排

八月橫嶺礦監王忠進銀內庫

礦銀五千七百十八兩九錢

河南礦監魯坤進銀內庫

礦銀三千七十九兩題升叶縣典史加銜河南府知事

河南開礦指揮楊宗吾進銀內庫

礦銀三千六百五十八兩

山西礦監張忠進銀內庫

礦銀七千五百餘兩

真保定礦監王虎進金銀內庫

金三十五兩銀三千五百餘兩石青五觔

戶部奏進會計簿

大約一歲所出浮于所入可一百二十五萬許

山東礦監陳增進金銀內庫

金二百六十八兩銀二千五百四十六兩

薊永礦監王虎進銀內庫

掘出窖銀五千餘兩

九月逮山東益都知縣吳宗堯至京即訊

以掘奏開礦太監陳增也

與楊源村額頭忠

冬十月刑部奏進犯人王良才贓銀

一千四百兩

下雲南採办大理石塊

大理石六十八塊鳳凰石五十六塊

逮長安知縣沈聰之至京即訊

秦府承孝王輔國中尉懷坡越關來京奏許聰之打死宗支有

旨速治

十一月內旨降九江府經歷樊圃充雜職

江西湖口征稅秦御李道勅圃充阻撓商稅特
旨降雜職調用

江西湖口稅監李道進銀內庫

船稅銀三百另七兩七錢

遣御醫診視大學士趙志舉

下益都知縣吳宗堯鎮撫司嚴訊

兩淮鹽監魯保進銀內庫

羨銀二萬二百兩

福建巡撫金學曾報閩西平秀吉死故

十二月文選司堂大奪梅守峻俸二月

諭選皇長子婚

札部欽奉 聖諭萬曆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于文華門

接出聖諭朕惟冊立分封吏宮及諸親王此乃祖宗實諭大典

嫡庶長幼一定自有次序緣因皇長子稟質清弱氣體未充况

皇后年在妙冲又屢遭不諱大難故不得已遲緩少俟耳非有

別意危亂國家昨者大行皇妣之服已滿雖無三殿其二宮不

日落成皇長子年齡已過期體已充足爾部俱具選婚舊儀來

看其冊立并加冠札少俟二宮落成之日行朕又思皇三子皇

五子皇六子皇七子俱已長成若再少待恐又費一番事不若

亦于二宮完日一并加冠分封庶免煩擾內皇三子皇五子年

歲稍長待分封之日可著出閣講書親近儒臣朝夕誨訓以開

蒙塞

倭將清正從朝鮮遁歸朝鮮平

山東礦監陳增進金銀內庫

礦金三百一兩七錢銀四千四十六兩

太常寺少卿傅好札降三級調用再降雜職大理寺卿吳定降
三級調地方再罷為民

好札疏論近郊之內假官抽稅辱國虐民有 旨降調定為疏

教并請地方科道論教并削定籍

逮天津士虎張子和等三十二人至京問

天津抽稅太監馬堂論其曲蔽徵租也

天津稅監馬堂進銀內庫

凡八千一百餘兩又進已故太監王朝房屋地土賣過銀三千
七百八十兩

浙江礦監劉忠進銀內庫

凡一千四百兩

戶部進鋪宮貓睛西珠金兩

橫嶺礦監王忠進銀內庫

公費餘銀五百兩又銀三千四百兩

兩淮鹽監魯保進銀內庫

凡三萬二百兩



